靜軒一家言

完

7
1

門 仁13
號 7
卷 1

静軒一家言

秋巖暈書

一家言者何一家之私言也私言公之者何質疑于世也庶幾大人君子誨蒙不然也則亦不知量也得罪於聖人不少矣且夫前賢既逝然後學批之未會其義所在而論之者果有而古人難起恨哉雖然乎奉其學者猶其人也爾又庶幾不惜教乃雖為一家之言亦學孔子者豈言必信乎荀子所謂家言偏學如以此棄之亦棄不才也其責自有所歸

静軒主人識

欲乞書生戯筆詩已文而杜矣或可文已學則久矣學則富矣何為不偏也世去之其人以意希石多物予讀書

士之誦詩書之而已矣
讀書之文曰以之子已多
一千子也耳及讀哉諺曰
便發曰皇仁字義能
為足字國竊為之行字
其交多益僉矣於戲

之而天生斯人可以祀
國家文德崇陶以也
致字子學鬼神者久
矣雖知其人之論何
未里序之以樂文
惟筆此一聯手

已矣

天保八年十二月子孟吟

眠[illegible]識

靜軒一家言序

吾友靜軒著性命道德之説名之謂一家言夫性命道德之説學者修身治人之要務而立公言顯稱者也蓋自思孟沒人々以己之意傳

會遺經彼此相證是非之起
人非聖人誰得能知其所以
然之故乎拘拘所論甚紛々
所說既已固則世儒見以
爲非者無不趣矣然而静析
自以爲是則以世儒之所論辯

爲非也可知然則雖須不言
顯稱其說人孰與之故以一
家之名譽亦讓豪也然既
自以爲是則其之害爲以排
聖人乎似此脩身以此治人則
欲使易天下之論以依己之說

此所以未得名一家之言於世也
爲是爲非者在於彼非我之
所得而慮也天保丙申初夏
書於忍城進脩學館
波山老丈芳川[illegible]撰

敘

元和已還理學盛行自老師
宿德諸莫弗尊程朱而卑孔
孟也学之淳辯行之謹篤舍
虛文務實得可謂得其旨矣然
而窮理之弊其流駸馳高騖

遠宗匡迷近不切於實用者
亦不為矣於是乎伊物二子
傑出東西建幟痛鎗其弊
自稱古學以雄視一世一時從
進靡然從之不往于物則歸
於伊學問之道自是一變矣

然而其流弊謂理不足窮
也但反程朱是務則其稱古
者不果古也雖然文道之所
於是極盛二子有功于世非
淺學者之所能跂及焉也今
日昇平之久文教更蒸

昌纏衣捿書非昔日可法也
然觀其所為區區徒刑意於
墨閒而訓詁考證援據以誇
詩賦文章炫燿自衒至實
行己蔑如不省焉嗚呼狗ゝ
儒者一可欲豈學之道也哉

吾静軒先生有慨乎世乃其
遵道力奉正學務取實循
不馳窮理隱微之高遠不從
考證訓詁之虚博內省修
為聖言賢語唯驗於躬而
一言一行莫非維持聖教之

意也嘗撰一家言若干巻
天道之善極民彝之有常
世之治亂也事之當否也經
義史論折衷分明簡理而
當也詞博而約矣今乃弟子
予華先挍一巻附之於剞
劂是亦桂林之一枝縱席文
之一斑耳然教後生嚮正学
者或有焉亦未必無功於
世也
門人　秩父　松本政秀識

中根寫書

靜軒一家言卷之一

寺門良子温氏著　門人　越後水野恭子安
江戸市原雄飛卿　校

天

天之不測不可思議也自非聖人孰能窮焉人雖知之云其一道而已雖言之云其一德而已至其全體之用所精且密處蓋雖聖人亦或有弗易窮夫子天道之説不可得而聞者以是也所謂福善禍淫是不可思議中之可議者如其所以禍福猶有不可議者

而存焉是所以先王敬之畏之而聖人難窮難言也
子思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此則不過欲敎人誠己誠
也者天之一德非誠而盡之也其言盡之但盡天人
一體之分已天人原一也矣然既已爲人一體中自
不得不二者有之夫致和而天位理固當然矣然而
堯水有焉湯旱有焉天道之變豈不弗易窮乎哉詩
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言不唯頌文德可謂亦善
形容天之不可測度之極也然如其可測度之地則
亦可謂有聲有臭可謂無矣可謂有矣不可謂有也
不可謂無也是所以天之不測不可思議而先王畏

之聖人難言者以此也爾天如可議何畏之可測何
難言然則天竟弗可得而窮乎曰聖人而或窮焉然
則我竟弗可得而窮乎曰誠者天之一德自誠明其
究或得故云誠之者人之道也然既爲聖矣既爲凡
矣得之之淺深蓋有而至其全體之用所精且密處
則我未知其能果窮得否也乃爲誠而盡者其見局
也言一德已而不誠之者其人妄也誠可思矣不可
局焉也朱子云天理而已理則理矣然其運用之妙
豈易窮焉哉敬之而已矣畏之而已矣以其不測不
可思議也或曰如然於可思議者則不畏敬乎曰何

然矣雖可思議者畏敬以存教也有焉
君子慎獨而勿自欺者以我知之即天知之天知之
即人知之天之與人我原同一氣而無二也是以愧
于屋漏者亦愧于天也亦愧于人也顯々之罪人得
而戮之冥々之罪天得而誅之天誅人戮其實一而
已是以慎獨者敬天也勿欺者畏天也世或有若爲
之而無報致之而無應天未曾知之者矣人或疑焉
然徐而察之不於其身則必報之於其子孫應報孰
逃焉是所謂不可思議中之可議者也孟子曰莫之
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思豈有無爲而

爲無致而至者乎哉爲與至之所由并自冥々中来
而應報之遥爲與至之無迹或若有莫爲而爲莫致
而至也爾故又曰有百世子孫王者必起天其若是
可不畏而敬哉宜慎獨而已宜勿欺而已
宋儒論天言有理而有氣我伊子駁之言理者反是
氣中之條理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譬合版作匣氣
自盈于其内而自生白醭又自生蛀蟫此自然之理
非有理而後生斯氣也愚乃謂亦安知不生氣之理
既已在於合版之初焉有匣則氣從生焉無匣則氣
亦從無矣要有斯理而生斯氣有斯氣而生斯理焉

知其前後其究不可思議也陋矣先儒前後論之

命

天道之流於物之謂命命者就物言之天命即天道
也則亦可思議也亦不可思議也所謂死生有命之
命是在乎有生之初而定者也所謂惟命不于常之
命是隨於今日之為而動者也曰顧諟天之明命蓋
兼斯二者是也今夫種一善則一福来果播一惡則
一禍来捻此是動爾種之而不果播之而不捻此是
定爾是或可思議者也然亦種之而播之而不果不
捻也則知定原由動来而動亦由定出於是乎乃不
得不推之推之而推到于天地開闢之初然而天地
之開闢竟歸乎無始無終則其推亦卒至於弗可推
而止焉豈不不可思議乎哉乃議其不可議知其不
可知者聖人而得焉然言五十而知之夫聖猶俟五
十而知況我允奈何輙議然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則雖我雖凡可知之理亦不無矣學以歳月或得
要其未得之宜脩身俟之順受其正而動也顧之定
也安之議其可議者而已姑知可知而守焉姑議可
議而安焉雖未遽窮其源無害於為君子是亦已知
命者也

性

人也者形於陰陽然二氣粹乎身內即性氣中有理理外無氣此性原由天来亦不可思議也以故夫子唯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甞謂性也者蓋人之太極太極不可名狀也性亦不可名狀也夫太極剖両儀生然合両儀則無両儀只一太極已然果無乎何因得生生之性亦動善惡見窮善惡無善惡亦只一性已然果無乎何因得見之豈不亦不可思議乎哉古人論性有為善者有為惡者善惡混云無善無惡云要是舉向不可思議中而議其可議者也焉耳子思

子則蓋據善而議故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從發其善所荀子反説其惡所揚子則言混而司馬子從詳之程朱二子之專執善曰本然曰氣質其説極密密則密矣詳則詳矣猶非通論也無善無惡之説蘇子王子等依焉據善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因此言之夫子之説亦善也我將為善乎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可以擬善陰可以擬惡則繼之者豈果善哉且孟子亦言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此荀子性惡之説而荀所据是也我將為惡乎善惡混之説曰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

與陽也我將爲混乎先所謂合兩儀無兩儀窮善惡無善惡況且陰未可必言惡則其究將歸於無善無惡我將爲然乎太極剖兩儀生性亦動善惡見安知不剖中已存之而不動前已有之豈不不可思議也哉乃我雖未果知其原如何然仁義根諸性者則果有而聖人以此立教則仁義之善吾但擴充之而已矣如其全體未可以偏以善惡擬之也何也以其由天來而不可思議也

世界者一大極也人物者一性也我雖未審其實如何非大異之也故曰相近也若其有異習之所然習之不已聖域可造故曰相遠也聖可造矣然我惡能得果爲堯舜孔子之聖哉所謂伯夷亦一聖也伊尹亦一聖也一同聖中自有所不一之在焉王氏所謂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思然矣學到至處我亦一聖也然至於其作用之所則不可移者固有焉故曰上智與下愚不移雖有不移者其原也者則亦一性而已如我伊物二子舍原取委皆言性人々殊之聖非學之可造也殊不知不可造之中猶有可造之地且伊子言天地一元氣而已其既一

氣焉不一性或云一世而小賢一世而大賢生々隅世學焉何見難造其為難者纔以一世論之也予謂如是言蓋佛理亦屬不可思議中之事我存之不論

道

一陰一陽者天道也生々不已者天德也人物本化於一陰一陽生々不已之間是以聖人立人之道曰仁義謂人之德曰仁義仁義即陰陽而生々不已者仁是也乃不仁義則道雖道云非人之道也由是則可行不則不可行故曰道若大路然是以仁道之行恩被草木而合於生々之德是仁義之所以為道德也矣

朱子曰道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伊子曰人倫日用當行之路按理則人當行之理路則人當行之路當行之理仁義而已當行之路仁義而已仁義之外別無有人道也子思子曰仁人也孟子曰仁人之心也所謂率性之謂道身外無道也然而物子曰道者先王之道聖人率人之性之自然以立道耳道屬於聖人德屬於我吁其率此立之易得言不屬於我率其所有以立此教聖人之道即我人道而仁義而已矣物又曰道統名也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

名之故曰統名也思豈不孝悌至刑政亦擧日用當行之道理歟但隨分有大小之差耳且夫孝悌也者爲仁之本其究亦仁也禮樂刑政者人間之道理亦仁之用施之於事爾道則陽仁陰義生而得之於天者也

德

德者得也仁義之德吾本得之於心而生焉然不學則莫其所得之德明之於我而得猶無得也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名於仁義之德照物不昧之所也雖學而得之所得之德本在乎我則不學而固自明者有聖人是也聖人生而明者也然猶學則亦益聖亦益明夫子所以爲之不厭者以是也夫人也者小天地爾人而具斯德猶天之有日然然雲生掩光欲動蔽明乃明之之道在於誠意正心然齊家治國並出于斯德之明是以爲政以德猶衆星拱北辰也

朱子曰行道而有得於心物子駁之曰其德未成安能行道此言是也然又曰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以心言之焉足以爲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愚謂其得乎身者以本得之於心也言身言心

不足深辨也物又曰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衆所皆見也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愚謂誠意正心豈不主心學歟得之乎心故著明豈有無得於心而獨顯於身者乎且德自有差別之在如民德亦歸厚之德是其一也曰凶德曰薄德皆謂得惡所但單言德則仁義之德而明德也

仁

仁人也人之心也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斯之謂仁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廣矣大矣非言語所能盡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曰孝曰敬弁是仁之作用於言之仁而已矣故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而子可以為子敬而臣可以為臣子而孝便是仁之所以為人也臣而敬便是人之所以為人也慈亦然矣信亦然矣其用豈言語所能盡乎殷有三仁焉一仁而三仁也三仁而一仁也博施濟民者堯舜所病之仁己欲立而立人者子貢可省之仁達而湯武施之於天下窮而夷齊行之於身顏子之三月者心上之仁是也管仲之九合者事上之仁是也事上之仁小畧之管猶能之心上之仁亞聖之顏亦難焉克己而天下歸仁是仁之

大所其言之訒亦仁也狐死丘首亦仁也此則仁之
小所且夫陳文之潔子西之忠槩而言皆亦仁也然
夫子不許蓋僅仁中之一事恐學者意于此也人之
所以為人者從分隨時應物酌事其用大矣其變廣
矣豈言語所能盡哉仁人也更又何解之為

禮

愚嘗謂天地者一理也世界者一性也便仁義禮智
者人物之性情而世間之道理而在我在彼無内無
外莫不有焉矣総之言之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馬之性也別之言之天之與地人之與物性不

得不自殊也人猶聖凡殊之況乎牛馬然而孟告之
論執偏抗之内外以爭以故反覆辯論終不見孰是
夫五常之具於性本自天来是以朱子釋禮言天理
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盡焉然伊子言尊卑上下
等威分明不歩踰越以此解之是舎天理而獨取人
事已抑偏矣亦以外之也物子便駁之言其舎先王
之禮而為是言豈勝宋儒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
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
以為德者相盭此駁思是也然猶其說曰禮者道之
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藝是居其一所謂經禮三

百威儀三千是其物也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以神其教也後儒不知其意而以為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天理節文之所本殊不知以天為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自然有之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愚謂此說非也夫天之為體自然有日月星辰之貴賤之在而日星之運又自然有布陳順序之前後之在而万物之生出乎斯運動之天焉則禮本在乎我也必矣聖人率之裁制之已其在我也乃禮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其為天理也乃

禮漢土先生之所制作。固限之於漢土也。仁義礼智者漢土之言也

禮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徳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其他考今所存之禮之意莫弗悉順天理三百之經三千之曲蓋舉出乎天理而為人儀也三代殊之者從時損益以義起之猶有四時之變其所由一已莫不為天理也物子徒見先王所起之禮為禮而不見所起之禮原出天之自然而有之於性焉惜哉禮又云從宜從俗若以漢土先王所起之禮限之不得通之於世界万世

決非為他方言之仁義者漢土之仁義而非吾方固有之仁義也吾方前聖因民心必有之性而假彼教此雖禮雖智皆然彼之所為以仁彼之所為以智所為以義若禮吾未必為之仁智義禮也雖然仁智義之三件全有於心上臨機應變於行事上則效之或似矣唯禮之節吾方自古有規制彼教固不可以施此此而論及心理前亦唯與仁智同耳

界風俗人情之異何限乃從其方從其土而聖人生其間從其俗從其宜而制之禮雖其儀殊雖其則異然其所由出于天于性者一也書曰天秩有典是所謂天理之節文曰序我有禮是所謂人事之儀則愚故言朱說盡焉

事死如事生漢土之祭一皆奉牲者事生之誠以饗之也雖然乎禮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献爓一献孰由此觀之祭不必用牲亦可也以此推之先王制禮從其邦俗而為之可見焉然而佛者或言好生者天之德然儒以殺事之何其戾之愚謂是未知其當殺而殺事生之誠以饗之之義所在也若以戾論之佛初絶人道豈不亦戾天好生之德歟然亦宜絶而絶絶此而生彼是蓋佛意儒亦宜殺而殺義各有所在或問然則此古儒者亦殺以事之可耶曰否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以死事之我後世之俗儒者奚必用殺之為禮曰勿不敬又曰誠若且子不言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人苟誠敬以事以死亦可以生亦可此儒道爾我儒奚必用殺

樂

孔子曰立於禮成於樂樂也者蓋教道之極其廢可

勝歎哉今夫聞簫竿之聲雖我未解其何意然不得
不心自爽情自清者有不唯此而已雖散樂之音梵
唄之聲亦然且如俗間所用箏與三絃箏則自靜絃
則極躁使使聽者之心從自然有別古樂可想矣古
人言樂者樂也後儒言樂只是和雖乃亡其教其理
存焉則小之而身大之而國從政者最不可不察也
今之樂由古之樂孟子亦唯取其意耳韶護桑濮豈
實同乎今三絃之淫哇比之古之鄭聲蓋又更淫之
尤淫者宜尤遠也然其盛行蚩々之民以此散鬱以
此生和其用亦廣矣夫小人閒居為不善莫所不至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愈已凡人飽暖閑居不生事者
鮮矣然而世或從政者一槩論之一切禁之以大失
民和不亦謬乎失和則失民失民則失天傷和而物
不育有焉不可不察也且夫雖善美之韶云用之乎
民則讓所謂馬耳念佛不如使擇辭之較雅而易入
耳者而歌之而聽之也昔者子游用樂於武城之民
子笑之曰割雞何用牛刀是也然終為戲者以其言
之善爾其實猶牛刀也非戲也嗚呼樂教之不復須
取其和而已雖淫絃乎雖嘔曲乎何如可一切停止
焉但至里巷之謠三歲嬰兒亦能口之庶幾可使之

較雅然後世不雅之甚中菁不可讀之言多是也移風易俗事殊理同亦可不察及也哉

鬼神

天神地祇山有神焉川有神焉于火于風於門於戶有物隨即有乃至便厠糞壤所莫不在焉是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之五祀庶人之家廟莫乃不祀也豆瘡麻疹古無之則無矣有則從憑焉且精爽奇特之人化而為神究憤鬱結之人死而為厲鬱結之鬼有時易散精爽之神久而益凝物亦或久而鬼神為變善神惡魔有貴有賤其數何限其實亦

不可得而測也是以聖人敬之而畏之而以祭以祀要以其不可思議爾陰陽造化不可得而測之妙亦謂之神乃宋儒只以此為説言造化之迹二氣之能如偏以此推之其究乃至霜露之墜風雨之至人之寤寐花之開落亦以為神嗟夫天地間何物不陰陽只以此擬之雖我亦神爾以此論之鬼神人物將何別之見易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蓋指人物之變不可得而測者言之禮所謂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是亦就人心之靈不可思議所而論焉風霜之變草木之化此則鬼神之妙用豈

直謂之神可乎古學者言天地山川宗廟五祀及一切有神靈能爲人禍福者謂之神以駁宋儒陰陽之說遂併古書所論陰陽鬼神之說爲不足依而或至疑中庸殊不知雖祭天地雖祭山川莫不灌燎以索之陰陽然而他舍之爲是說可謂知一不知二者也孔子曰敬而遠之遠之者敬之至敬之至者以不可思議也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以不可測也不可祭之祭謂之非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亦遠之也恐瀆之也所謂祭如在者言可祭之外神神如在者言其祖先之神鬼神之德盛矣乎謂天神之明莫不照神之格不可測謂人鬼之靈莫誠不感其如是奈何一偏論之我故曰知一不知二者也

讀書不求甚解

人之讀書將求甚解邪將不求甚解邪果不可求也求焉則鑿矣於道無益也噫聖經火于秦後存全者蓋易一本而已孟軻氏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周末既然况乎後世解之詰屈未足證真文之順易曷必知僞放勲爲號重華爲名首范于古大麓之麓不迷之迷不必于今豈可悉求甚解乎哉春秋書日食不失日則月數字間猶如是脫字錯簡他從可知亦何悉

求解禮之集於漢儒蓋存古者雖有寡焉甚解焉求世言詩存之諷詠所以存之也然而何彼穠矣渉疑中之一旦騶虞爲獸形管爲器不可解者固多亦曷悉解凡讀古書取可解而疑者闕焉是讀書之法夫子史闕之嘆以是也然宋儒求甚解之甚或至筆削古經胡不悍之甚嗣後之人亦復求之之甚考證穿鑿簡髮梳之考證不可闕要學者之餘事於道如何哉輓近我儒亦倣顰悲夫人之讀書收之於行而已取可解足甚解果不可求也

静軒一家言巻之一終

屈齋　三木長權校字

静軒寺門先生著述目録

讀書　讀詩

讀易　讀禮

讀春秋　讀學庸

詩鈔　文鈔

以上逐次嗣刻

天保八丁酉十月刻成